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民90，32卷，2期，1—18頁

性虐待兒童在畫人測驗之分析研究*

陳孟吟

樹林市
大同國民小學

林家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瞭解受性虐待與未受性虐待兒童，在Sidun與Chase（1985）所發展的畫人測驗檢核指標上之差異情形，並進一步探尋具有區辨力之圖畫指標。本研究採對照團體之實驗設計，共105位受試者，由三位評畫者評分之後，共得315份之評分資料，分別以卡方考驗、t考驗、區別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 性虐待兒童比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之兒童，出現較多比例的指標，共計有8項圖畫指標：「缺漏手指」、「異常粗重的線條」、「多個人物像」、「大或特殊的耳朵」、「強調鼻子」、「缺漏嘴巴」、「缺漏手部」、「出現肚臍」。

2. 性虐待兒童比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之兒童，出現較多比例的指標，共計有12項圖畫指標：「人物像的位置/左上」、「多個人物像」、「缺漏頸部」、「缺漏手部」、「缺漏手指」、「軀幹底部未封閉」、「堅定的線條」、「幾何圖狀的人物像」、「大或特殊的耳朵」、「缺漏嘴巴」、「出現肚臍」、「缺漏衣服」。

3. 以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指標區辨受性虐待與未受性虐待兩組，正確區分率為96.19%。再以逐步刪減法篩選出其中較具有區辨力之10個指標為「人物像的大小」、「缺漏手指」、「圓形物數目」、「人物像的性別特徵」、「出現肚臍」、「強調鼻子」、「擦拭的數目」、「只有頭部」、「缺漏嘴巴」、「擦拭骨盤區域」，其正確區辨率為79.05%，其中又以「缺漏手指」、「強調鼻子」、「出現肚臍」三項指標最具區辨力。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作進一步的探討，並提出建議，以供從事有關心理諮商領域實務工作者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畫人測驗、性虐待、情緒困擾

近年來，兒童性虐待事件頻傳，日益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而兒童性虐待在所有虐待事件中，造成最嚴重的人格創傷，也最不容易平復（陳若璋，民84；洪素珍，民85）。由於受性虐待之虐待形式特殊，牽涉到較難以啓口的性問題。性受虐者往往將創傷事件壓抑在心理，不願坦露出來。因此，近年來雖通報系統日漸發達，但仍有許多受性虐待的個案還是未被舉發出來（MacFarlane & Waterman, 1986；陳若璋，民84）。受性虐待的辨認及舉發工作實屬不易，尤其是個案面臨受測時會產生抗拒及防衛等心理，而不利於測驗之進行及無法反映個案之真實心理。因此，繪畫測驗具有能降低個案防衛的特性，並且相較於其他測驗工具，繪畫測驗對受測者而言，較不具威脅性（Goh & Fuller, 1983）。

* 本論文係陳孟吟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之碩士論文的部份內容，在林家興之指導下完成。

使用繪畫投射測驗評估及區別出性受虐的兒童，是臨床心理工作者常用的心理測驗工具（Grobstein, 1996）。畫人測驗（Human Figure Drawing, H-F-D）屬於繪畫投射測驗中的一種，是目前較廣為使用的繪畫投射測驗，主要由於其具有便於實施、省時且能降低個案受測時的防衛心理等功能，而在臨床上被廣泛使用（Goh & Fuller, 1983）。

雖然，繪畫測驗在臨床上的使用已將近百年的歷史，但對於受性虐待個案在繪畫投射測驗上之研究，僅近十五年來的發展，且由於性受虐個案之受虐形式特殊，涉及研究倫理層面的考量較廣，因此，關於此方面的實徵研究並不多，大多僅為臨床上之評估報告（Burgess, McCausland & Wolbert, 1981）。而關於性虐待個案在畫人測驗的研究（Kelley, 1984, 1985；Yates, Beutler & Crago, 1985；Burgess, McCausland & Wolbert, 1981；Hibbard, Roghmann & Hoekelman, 1987；Riordan & Verdel, 1991），發現性受虐兒童比未受性虐的兒童在畫人測驗的指標特徵上，顯著出現性器官的部份，亦發現性受虐個案較傾向出現性焦慮指標，包括：缺漏身體部位、強調頭髮、性別認同混淆、強調臉部特徵、強而有力或是輕淡無力的線條等。

過去對於性虐待的研究多採臨床上的觀察或質性的訪談，少有以客觀式的實驗設計及採標準化計分程式的方式進行實徵性的研究。因此，Sidun和Chase（1985）兩位學者致力於回顧先前臨床研究的圖畫特徵，找出與性受虐心理特徵如：低自尊、焦慮感、對性的不適應症以及創傷壓力症候群等有關之指標，歸納出可代表性受虐的圖畫特徵，這些圖畫指標大致上可分為：性徵指標、低自尊指標、焦慮性指標、壓力性指標、身體意象指標等。而對於沿用多時且具有許多信效度實證的Koppitz畫人測驗檢核系統（Koppitz, 1968），Sidun和Chase僅採用Koppitz畫人測驗檢核工具中的部份情緒性指標。由於Sidun和Chase兩位學者考量Koppitz的畫人測驗檢核工具雖有許多信效度實證，但其設計為專對篩檢情緒困擾、學習障礙個案所發展，且此工具運用於區辨性虐待的實徵研究並不多。除此之外，其所涵蓋的指標無法充分反映性受虐者之心理特徵。因此，Sidun和Chase不沿用廣受使用之Koppitz畫人測驗檢核工具，而另發展一套專對檢核性受虐者所設計之畫人測驗檢核工具，並期待此工具之發展能有效區辨出性受虐者。

Sidun（1986）、Chase（1987）和Grobstein（1996）所執行的研究均在驗證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工具之信效度，其研究方法皆採對照團體之實驗設計，並執行標準化之計分程式。三項研究執行的結果均指出受性虐待組在Sidun-Chase檢核工具的反應上，有顯著的繪畫特徵出現，並且三項研究的結果出現一致的指標有缺漏手臂、缺漏手部、缺漏手指等三項，但對於出現性器官此項指標，並無一致性的結果。

而本研究採用Sidun-Chase檢核工具，除了藉以瞭解國內性受虐兒童樣本，在此工具上圖畫特徵的反應之外，也欲進一步的瞭解此工具的效度為何，是否也適用於本土個案，有效區辨出性受虐兒童。因此，綜合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及探討問題如下：一、探討性虐待與未受性虐待兒童，在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指標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二、探討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工具中，哪些指標在區辨出性虐待兒童上，較具有區辨力。三、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未來研究者進一步發展檢核工具之參考。

一、畫人測驗發展簡史及相關研究

畫人測驗屬於繪畫投射測驗的一種，繪畫投射測驗最早是以人物畫先開始，爾後相繼發展畫樹-人-房子、畫家、畫動物等。繪畫心理分析的崛起，係受到心理分析學派Freud和其弟子Jung所強調個人內在之潛意識（unconsciousness）和象徵化（symbolization）作用的影響。畫人測驗最早是運用在智力的衡鑑，之後，才漸發展至投射測驗的運用，以衡鑑人格及情緒。

在智力的衡鑑方面，畫人測驗早在1900-1915年間被用來衡鑑兒童發展及智力的成熟度，在這期

間心理學家得到兩項重要的發現：一為兒童在繪畫表現的發展順序上有一致的現象；二是發展能力較低的兒童，一般而言會畫出較粗糙的畫（Klepsch & Logie, 1982, p.13）。爾後，繪畫測驗因而漸受重視，在智力發展研究上最具代表性且首開研究案例的是1920年代的Goodenough。Goodenough（1926）發展畫一個男人（Draw-A-Man）測驗以衡鑑兒童之智力並發展出一套標準化的智力量表。直到1963年，由Harris修訂並改善其實施程式，將整個施測程式擴展至施行三張畫之畫人測驗，以「畫一個男人」、「畫一個女人」、「畫自己」三張畫來評估智力，並發展完整的計分系統。因此，成為聞名的「古賀畫人測驗」（Goodenough-Harris Drawing Test, GHDT）。

近年來，Naglieri（1988）則致力於畫人測驗標準常模之建立，以「古賀畫人測驗」（GHDT）發展量化之計分系統：“Draw A Person: A Quantitative Scoring System”（簡稱DAP: QSS），以男人畫、女人畫與自畫像三張畫來計分，並致力於建立其信效度考驗之實證。

雖然，仍有許多學者對DAP:QSS之信效度採質疑的觀點（Motta, 1993；Gresham, 1993；Knoff, 1993），但是由於畫人測驗具有方便、省時、易實施等特性，並且其屬於非語文智力測驗，特別適用於語文能力未發展完全或有障礙之兒童，且具有能排除種族及文化之影響因素等優點（Naglieri, 1993）。因此，以畫人測驗來作為心理衡鑑之工具，仍廣受學校心理學家的喜愛，而這也是畫人測驗之所以沿用至今將近一百年歷史的原因。直至今日為止，以畫人測驗衡鑑智力，首推Harris（1963）的「古賀畫人測驗」和Naglieri（1988）的DAP:QSS計分系統，最被廣為使用（Bardos, 1993）。

在人格情緒衡鑑方面，Bender（1937）與Despert（1938）兩位學者首先對情緒困擾孩子的繪畫，進行心理學上的解說（范瓊方，民85，p.4）。1948年，Buck發展出「House-Tree-Person Test, H-T-P」，藉由房屋、人物及樹的圖形來瞭解個體發展及心理投射作用。其中人物呈現個人的人格特質、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房子可表現出個人對外在生活環境的感受，而樹則關係著個體內在的能量狀態。

Machover（1949）發展出人物畫之人格取向解釋系統，主要在探討人物畫的特徵和人格特質之間的關係，她認為如果個體被要求畫一個人時，其人物畫將會與個體的衝動、焦慮或衝突以及補償作用有密切的關係（Klepsch & Logie, 1982）。雖然，她的研究引起很大的迴響，且對於繪畫與人格的詮釋上有相當大的貢獻，但由於Machover的畫人測驗之人格解釋系統，僅根據臨床經驗而來，缺乏客觀之實徵程式，因此，成為其研究推論之限制。

Koppitz（1968）首先建立了一套以兒童為對象的人物畫計分工具。Koppitz以30個情緒指標來區辨情緒困擾的兒童，發展出一套可以評估情緒障礙、人格特質、腦傷、學習適應等狀況的畫人測驗情緒指標計分系統（Human-Figure-Drawings, HFDs）。

近年來，Naglieri, McNeish, 與 Bardos（1991）有鑑於過去畫人測驗缺乏常模之依據，因此致力於標準常模之建立，發展出可依常模解釋與計分的畫人測驗：“Draw A Person: Screening Procedure for Emotional Disturbance”（簡稱DAP: SPED），此測驗之適用對象為六至十七歲的兒童與青少年，可以團體或是個別施測。而此種畫人測驗之計分，著重情緒指標的量化計分方式，將出現的指標累加計分，以總分量表方式呈現。

二、畫人測驗性虐待指標之相關研究

性受虐待者普遍有較低的自我功能以及較多的防衛機轉，例如：退化、孤立等，且當他們面對壓力時會有焦慮、不安、退縮、無助感、無能感等情緒反應（Conte & Schuerman, 1988；Gomes-Schwartz, Horowitz, & Sauzier, 1985）。因此，這些情緒反應反映在畫人測驗上，形成圖畫指標。根據過去之相關研究，性受虐的個案，傾向出現低自尊、不完整的身體意象、焦慮性、壓力性的圖畫指標，以及性徵指標。

在低自尊的圖畫指標方面，許多的學者指出人物像的大小與繪畫者的自尊有很大的關係（Buck,

1981; DiLeo, 1973; Jolles, 1983; Ogdon, 1986)。Koppitz (1968) 和 Ogdon (1986) 認為在 8.5 × 11 吋白紙上所畫的人物畫中，一般而言如介於 2 至 9 吋屬於正常範圍。假如人物畫超過 9 吋，這可能意指個體人格特質屬於較有攻擊性、浮誇型，並意味著補償性防衛機轉 (Ogdon, 1986; Wohl & Kaufman, 1985)。相反的，如果人物像過小可能意含著無能感、自卑感、低自尊、焦慮、憂鬱和較弱的自我 (Ogdon, 1986)。

在身體意象指標方面，有許多的研究提出兒童會將自己身體上的特徵表現在圖畫上。假如兒童有某種身體上的缺陷，他將會用某些形式將身體缺陷的部份表現在圖畫上。Silverstein 與 Robinson (1956) 研究支持這個假設，結果顯示 75% 的兒童會將他們的缺陷用一些形式表現在圖畫上。Wysoccki 與 Whitney (1965) 也發現腳殘的兒童在圖畫上會用一些形式表達其身體的缺陷。

在焦慮性指標方面，許多研究在探討有哪些特殊性指標能反映焦慮特徵。Johnson (1971a) 發現「塗黑」這項圖畫反應與焦慮量表分數有顯著相關，並且發現人物像在左上的位置與焦慮量表分數也有顯著相關 (Johnson, 1971b)。另外，Koppitz (1968) 研究發現也認為塗黑、缺漏性指標與焦慮有關。由上述研究可知：塗黑、缺漏、擦拭、加重線條、人物像的位置等指標被假設為可能與焦慮此心理特徵有關。

在壓力性指標方面，是指在受壓力之下的情緒反應，所反映在圖畫指標上的指標。Sturmer 與 Rothbaum (1980) 研究指出當受壓力的個案會反應較多的情緒指標 (如：塗黑、擦拭、缺漏性指標等)。Sonnenberh 與 Venham (1977) 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結果。從以上的研究發現，在受壓力的情境下，通常會有較多的情緒反應，而反映在圖畫指標上，則會出現較多的情緒指標。

在性徵指標方面，Yates, Beutler 與 Cargo (1985) 以 3.5-17 歲受亂倫的 18 名女孩與未受亂倫但有情緒困擾 4-17 歲之 17 名女孩做配對，結果發現兩組呈現顯著差異的是有關衝動控制及壓抑的防衛性指標，並且受亂倫組呈現過度性徵。Howe, Burgess, 與 McCormack (1987) 研究結果顯示：未受虐待組傾向畫出未區分性別的人物像，而性受虐組的女孩傾向畫出相反性別的人物像，並且較傾向畫出不明確、素描式的線條，而這可能意指著內在能量較低、受拘束或壓抑作用。

另外，Riordan 與 Verdel (1991) 針對性虐待兒童使用藝術治療的投射技術，包括：畫人測驗、Kinetic 家庭繪畫 (K-F-D) 和房子-樹-人測驗 (H-T-P)，結果發現：他們在繪畫上呈現加強性器官的部份，並且著重在眼睛、鼻子、嘴巴、頸部部位的強調。而 Burgess, McCausland, 與 Wolbert (1981) 研究亦發現：受性虐者在畫人測驗上會出現性器官。Kelley (1984) 收集年齡三至十歲，十位受性虐兒童的畫，每一位受試者都接受自我肖像、侵犯者的圖像和「發生什麼」的圖畫。然而結果也顯示了有 20% (N=2) 的兒童畫出明顯的性器官，40% (N=4) 強調骨盆區域，43% 強調身體上部的區域，50% (N=5) 人物像畫得非常的小，30% (N=3) 手部缺漏，以及 20% (N=2) 顯示性別認定混淆。而此研究是受性虐事件被舉發後立即收集的圖畫，因此會有較明顯的不適應反應。

Kelley (1985) 發展有關性受虐兒童在畫人測驗的指標類型特徵，Kelley 認為性受虐指標包含：線條的質地、塗黑、性器官的強調、性別認同混淆、似小丑的特徵、強調嘴巴、缺漏上肢等。根據過去所研究有關投射繪畫指標的意義提出畫出性器官可能的詮釋有攻擊性、對身體有高焦慮、衝動控制能力低，並且可能是受性虐待的徵兆 (Kelley, 1984; Klepsch & Logie, 1982; Koppitz, 1968)。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對於可代表性受虐心理表徵的指標，仍有許多不一致的結果，可能由於工具使用、受試者、研究方法、評分者的不同等因素，而影響結果的不一致性，而大致的結果認為受性虐者會出現較多的低自尊指標 (如：人物過小、不完整的身體等)、反映身體意象的指標 (如：缺漏身體部位等)、焦慮指標 (如：塗黑、擦拭、加重線條等)、性徵指標 (如：過度性徵、出現性器官等) 以及反應較多的情緒性指標。

三、Sidun-Chase 畫人測驗指標意義之解釋

Sidun-Chase 畫人測驗是由 Sidun, N. M. 和 Chase, D. A. (1985) 所共同發展，兩位學者因 Koppitz (1968) 所發展之情緒指標，少有特殊指標反應較抽象的概念，如：性焦慮、缺乏衝動控制和性別認同的混淆等。並且此工具對於性虐待的研究實證不足，是否也能適用於區辨性虐待，亦是值得質疑之處。因此，Sidun 和 Chase 有鑑於此，發展一套專為篩檢性受虐者所設計之畫人測驗檢核工具。其中除了採用 Koppitz (1969) 的部份指標外，亦參酌過去研究及本身臨床經驗所得之指標，而發展成此衡鑑工具。

Sidun (1986) 將其所發展的 Sidun-Chase 畫人測驗檢核工具區分為十一類指標，每個指標可能會重複出現在不同類別中，這是由於相同指標可能代表多種的心理意義。其區分的原則主要是根據其指標所可能代表的心理意義來分類，以下則分述之：

(一)性徵指標：性受虐會出現較多過度性徵或未區分的人物像。而過度性徵是以頭頂出現似陰莖物、出現胸部及性器、似陰莖物數目、圓形物、楔形物。還有一些有關性的指標，包括：嘴巴的強調、嘴巴開啓、頭髮強調、強調鼻子、出現胸部、出現肚臍、強調足部、褲子飄揚狀。

(二)焦慮性指標：在骨盤區域擦拭或有差異、線條力道的差異、線條質地的差異、塗黑性器官、出現性器官、以及手部遮住性器官。

(三)低自尊指標：不完整的身體結構、缺漏瞳孔、手臂向外伸展、手臂不對稱、手臂太短、手臂緊貼身體、缺漏手部、缺漏手指、和以圖紙為基底的人物像。

(四)缺漏性指標：只有頭、缺漏瞳孔、缺漏鼻子、缺漏嘴巴、缺漏頸部、缺漏手臂、缺漏手部、缺漏手指、腰部以下身體缺漏、缺漏腿部、缺漏足部、缺漏衣服。

(五)易受傷感及無助感指標：缺漏衣服、少著衣、透明化衣服、手臂向外伸展、腰部底部未封閉。

(六)退縮及孤立性的指標：側身像、封閉的人物像。

(七)塗黑性指標：臉部、頸部、軀幹、手臂、手部、腰部、性器、腿部、足部塗黑。

(八)衣服性指標：缺漏衣服、過度著衣、少著衣、透明衣服、強調領帶、出現鈕釦、強調或精細畫出腰帶、出現褲子飄揚狀。

(九)細節：擦拭、人物像的大小、頭的大小。

(十)特殊身體特徵指標：過度強調頭髮、大或特殊的耳朵、缺漏眼睛、缺漏瞳孔、大圓眼的、哭泣的、缺漏鼻子、強調鼻子、缺漏嘴巴、嘴巴開啓、舌頭伸出、缺漏頸部、頸部異常的長度、不對稱的手臂、短手臂、長手臂、手臂向外伸展、手臂緊貼身體、手臂交叉、手部遮住性器官、腰部以下缺漏身體、軀幹底部未封閉、腿部交叉、雙腿緊合著、強調足部、延長足部。

(十一)需獨立考量的指標：多個人物像、側身像、隱蔽的人物像、以圖紙為基底的人物像、幾何圖狀的人物像。

以上為 Sidun (1986) 的歸類指標特徵與心理意義的方式，而 Chase (1987) 和 Grobstein (1996) 並不完全採此分類的方式。筆者鑑於此歸納方式無法充分詳述每個指標所代表的意義，因此參考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整理成表 (陳孟吟，民 87)。對於指標象徵意義的解釋，切勿單以一、兩個指標即判定個人的特質。即使是正常的兒童，亦可能有緊張、焦慮、不安及衝突等情緒，也可能反映出一些情緒性指標。所以，需注意勿把個案所反映的指標過度解釋為病態心理的徵兆。因此，在解釋兒童繪畫時，需參考兒童繪畫能力的發展 (陸雅青，民 82)，以避免有些現象係屬繪畫能力階段的正常發展，而錯誤推論為情緒困擾的反映。所以，在詮釋繪畫時，最好配合受測者之性別、年齡、心智發展程度、社經文化背景、情境因素及情緒狀態或個案訪談資料等，越多資訊的收集，越有助於對繪畫的詮釋越完整。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於社會服務機構（家庭扶助中心、世界展望會）抽取受性虐待之兒童共39名，有效樣本為35名作為實驗組，再根據所抽取受性虐待兒童之年齡、性別、父母社經地位水準等樣本特性，於北縣樹林鎮大同國小、板橋市溪洲國小抽取79名未受性虐待兒童作為對照組，有效樣本為70名。其中以「兒童情緒困擾行為評定量表」檢選出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之35名兒童，作為對照組A，以及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之35名兒童，作為對照組B。

二、研究工具¹

(一)兒童情緒困擾行為評定量表

研究者係根據徐蓓蓓（民72）參考Eysenck & Glenn之「情緒不穩定適應量表」（Emotional Instability Adjustment Questionnaire）所修訂編製。研究者根據此量表提出七個情緒不穩定的因素來編訂題目，修訂後信度係數為.82。量表目的在於檢選出情緒困擾及無情緒困擾之兒童，分別作為實驗之對照組A和B。

(二)畫人測驗

畫人測驗（Human Figure Drawings, H-F-D）屬於繪畫投射測驗之一，指受測者根據指示在圖紙上執行「畫一個完整的人」的過程。測驗的目的主要是藉由其所呈現的人物畫特徵，分析評估其潛意識的需求、衝突、人格特質以及心智發展程度。本研究所執行的畫人測驗實施程序，係根據Sidun（1986）所設計的方式進行。

(三)Sidun-Chase 畫人測驗檢核工具

本研究工具係由Sidun與Chase（1985）根據性虐個案出現人物畫特徵，所發展出評定量表之工具，共分為檢核手冊及檢核單兩部份，檢核單內容包括77項指標，評定者需根據檢核手冊進行檢核，每評一張畫，以使用一張檢核單為原則。

(四)評定者

由三位具有美術背景的國小教師擔任評畫的工作，而三位評定者事先皆受過使用Sidun與Chase（1985）畫人測驗檢核手冊及檢核單的訓練，經過三小時四階段的訓練方式，評分者間的一致性百分比為95%，一周後的平均一致性百分比為94%，此評分訓練及實施過程，採匿情分析（blind analysis）的方式，即評分者不被告知研究目的，以及有關個案之基本資料，以免受到影響而造成評判的偏頗。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是採對照團體之實驗設計，實驗組為受性虐待之兒童。研究者根據實驗組之年齡、性別、父母社經地位水準等樣本特性，選取符合其樣本特性之對照組，對照組為未受性虐待兒童。而其中以兒童情緒困擾行為評定量表，檢選出未受性虐待兒童中之情緒困擾者及無情緒困擾且適應良好者，分別為對照組A與對照組B。實驗組與對照組A、B三組均接受畫人測驗之施測，人物畫經由三位評分者評分後，則比較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兩組在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指標上之差異情形。之後，再進一步探尋哪些指標是較具區辨力，能有效區分出性受虐與未受性虐組，以瞭解實驗組（受

¹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皆取得原作者同意，因篇幅限制無法詳列，請參閱陳孟吟（民87）之論文。

性虐待兒童)與對照組(未受性虐待兒童)在研究工具反應上之差異情形。

四、實施程序及資料分析

三組兒童皆接受畫人測驗,由研究者實施,而畫人測驗的結果,由三位評定者評分,每位評定者皆評定所有的畫,每張畫以使用一份檢核單為原則,共得315份評分量表,進行各項統計分析。本研究根據資料之性質,分別採用卡方考驗、t考驗及區別分析等統計方法,對研究假設進行考驗。

結 果

一、畫人測驗指標表現之結果

(一)在類別變項指標上之差異比較

為瞭解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待兩組在畫人測驗類別變項指標之差異,將屬於類別變項的69項指標,進行卡方檢定,每組以105份資料進行分析,因篇幅的限制,僅列出達顯著的指標,結果如表一。

表一 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待組在畫人測驗類別變項指標上之卡方考驗摘要表

指標	實驗組 (E)	對照組 (A)	對照組 (B)	E, A二組	E, B二組
	n(%)	n(%)	n(%)	χ^2 ((df))	χ^2 ((df))
人物像的位置			4.10(4)	26.51(4)**	
左上	36(35.3)	29(28.2)	16(16.0)	.75(1)	7.69(1)**
中央	41(40.2)	47(45.6)	71(71)	.41(1)	8.04(1)**
線條的力道感				8.54(3)*	5.93(3)
異常的粗重	16(15.2)	5(4.8)	8(7.7)	5.76(1)*	2.67(1)
線條的質地				6.53(2)*	16.07(2)**
堅定的	41(39.0)	28(28.0)	23(22.3)	2.45(1)	5.06(1)*
素描式的	7(6.7)	17(17.0)	26(25.2)	4.17(1)*	10.94(1)**
多個人物像					
有	18(17.1)	8(7.6)	0(0)	4.39(1)*	19.69(1)**
無	87(82.9)	97(92.4)	105(100.0)		
圖紙基底為主的					
有	35(33.3)	43(41.0)	51(48.6)	1.31(1)	5.04(1)*
無	70(66.7)	62(59.0)	54(51.4)		
幾何圖狀的					
有	5(4.8)	1(1.0)	0(0)	2.75(1)	5.12(1)*
無	100(95.2)	104(99.0)	105(100.0)		
不完整的身體結構					
有	11(10.5)	22(21.0)	9(8.6)	4.35(1)*	22(1)
無	94(89.5)	83(79.0)	96(91.4)		
塗黑/曬乾					
有	2(1.9)	7(6.7)	10(9.5)	2.90(1)	5.66(1)*
無	103(98.1)	98(93.3)	95(90.5)		
塗黑/足部					
有	1(1.0)	7(6.7)	8(7.6)	4.68(1)*	5.69(1)*
無	104(99.0)	98(93.3)	97(92.4)		

表一 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類別變項指標上之卡方考驗摘要表 (續)

指標	實驗組 (E) n(%)	對照組 (A) n(%)	對照組 (B) n(%)	E, A二組 χ^2 ((df)	E, B二組 χ^2 ((df)
耳朵/大或特殊的					
有	7(6.7)	1(1.0)	1(1.0)	4.68(1)*	4.68(1)*
無	98(93.3)	104(99.0)	104(99.0)		
鼻子/缺漏					
有	9(8.6)	20(19.0)	16(15.2)	4.84(1)*	2.23(1)
無	96(91.4)	85(81.0)	89(84.8)		
鼻子/強調					
有	10(9.5)	2(1.9)	6(5.7)	5.66(1)*	.08(1)
無	95(90.5)	103(98.1)	99(94.3)		
嘴巴/缺漏					
有	5(4.8)	0(0)	0(0)	5.12(1)*	5.12(1)*
無	100(95.2)	105(100.0)	105(100.0)		
頸部/缺漏					
有	9(8.6)	7(6.7)	1(1.0)	.27(1)	6.72(1)**
無	96(91.4)	98(93.3)	104(99.0)		
手部/缺漏					
有	33(31.4)	20(19.0)	15(14.4)	4.27(1)*	8.54(1)**
無	72(68.6)	85(81.0)	89(85.6)		
手指/缺漏					
有	42(40.0)	20(19.0)	15(14.4)	11.08(1)**	17.23(1)**
無	63(60.0)	85(81.0)	89(85.6)		
腰部/軀幹底未封					
有	5(4.8)	4(3.8)	0(0)	.86(1)	7.17(1)**
無	100(95.2)	101(96.2)	104(100.0)		
腰部/出現肚臍					
有	2(1.9)	0(0)	0(0)	5.12(1)*	5.07(1)*
無	103(98.1)	105(100.0)	104(100.0)		
腿部/雙腿緊貼著					
有	14(13.3)	22(21.0)	26(25.0)	2.15(1)	4.60(1)*
無	91(86.7)	83(79.0)	78(75.0)		
衣服/缺漏					
有	8(7.6)	4(3.8)	1(1.0)	1.41(1)	5.62(1)*
無	97(92.4)	101(96.2)	103(99.0)		
衣服/強調領帶					
有	8(7.6)	21(20.0)	16(15.4)	6.76(1)**	3.10(1)
無	97(92.4)	84(80.0)	88(84.6)		
衣服/精畫出腰帶					
有	14(13.3)	30(28.6)	21(20.2)	7.36(1)**	1.76(1)
無	91(86.7)	75(71.4)	83(79.8)		
楔形物					
有	48(45.7)	64(61.0)	50(47.6)	4.90(1)*	.08(1)
無	57(54.3)	41(39.0)	55(52.4)		

註一：n=105, * P<.05, ** P<.01

註二：「實驗組E」係指受性虐待之受試

「對照組A」係指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之受試

「對照組B」係指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之受試

由表一可知，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組（對照組A）在類別變項指標相比較之後，結果共有15項達顯著差異，其中差異達.05顯著水準的有12項：線條的力道感/異常粗黑、線條的質地/素描式的、多個人物像、不完整的身體結構、塗黑/足部、耳朵/大或特殊的、鼻子/缺漏、鼻子/強調、嘴巴/缺漏、手部/缺漏、腰部區域/出現肚臍、楔形物。而差異達.01水準的有手指/缺漏、衣服/強調領帶、衣服/強調或精細畫出腰帶三項。

另外，以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組（對照組B）作差異比較，結果有18項指標達差異顯著，其中10項達.05的差異水準，分別是：線條的質地/堅定的、以圖紙為基底的人物像、幾何圖狀的人物像、塗黑/軀幹、塗黑/足部、耳朵/大或特殊的、嘴巴/缺漏、腰部區域/出現肚臍、腿部/雙腿緊貼著、衣服/缺漏。而達.01顯著水準的有：人物像的位置/左上、人物像的位置/中央、線條的質地/素描式的、多個人物像、頸部/缺漏、手部/缺漏、手指/缺漏、腰部區域/軀幹底部未封閉，共8項。

(二)在等距變項指標之差異比較

為瞭解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待兩組在畫人測驗等距變項指標之差異，將屬於等距變項的指標共8項進行t考驗，以每個人三張評定量表的平均值代表該個案的分數進行資料分析，其結果如表二。

表二 性受虐組與未受性虐待組在畫人測驗等距變項指標上之t考驗摘要表

指標	實驗組(E)	對照組(A)	對照組(B)	E, A兩組	E, B兩組
	M SD	M SD	M SD	t值	t值
人物像性別特徵	1.97	2.29	2.23	-1.98	-1.77
	.66	.67	.55		
人物像的大小	5.75	6.48	7.79	-1.22	-3.45**
	2.54	2.48	2.40		
頭的大小	1.76	1.90	2.26	-.513	-1.75
	1.24	1.08	1.19		
擦拭的數目	5.69	6.20	8.17	-.69	-2.95**
	3.38	2.89	3.66		
多個人物像數目	.57	.31	0	.73	2.03
	1.67	1.25	0		
似陰莖物數目	1.40	1.23	.71	.36	1.58
	2.44	1.42	.83		
楔形物數目	1.49	1.49	1.62	0	-.24
	2.16	1.59	2.73		
圓形物數目	4.11	10.20	10.05	-1.93	-2.78**
	3.90	18.22	12.03		

註一：N=105; ** P<.01

註二：「實驗組E」係指受性虐待之受試

「對照組A」係指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之受試

「對照組B」係指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之受試

由表二可知，結果顯示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組（對照組A）相比較之

後，結果無任何變項達顯著差異。而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且無情緒困擾組（對照組B）作差異比較，結果有3項指標達 $P < .01$ 的差異顯著，分別是：人物像的大小、擦拭的數目、圓形物數目。

從以上結果得知，性受虐組與兩組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指標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在共計77項指標的考驗中，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但有情緒困擾組（對照組A）兩組之比較有15項指標達差異顯著，而性受虐組（實驗組E）與未受性虐且適應良好組（對照組B）兩組之比較則有21項指標達差異顯著。而在顯著差異的指標中，性受虐組（實驗組E）在指標特徵的出現比例上顯著多於受性虐但有情緒困擾組（對照組A）的有8項，而性受虐組在指標特徵的出現比例上顯著多於未受性虐且適應良好組（對照組B）的則有12項。

綜合以上可知，實驗組（性受虐兒童）與對照組（未受性虐兒童）達差異顯著的指標共計28項。而對於指標雖達顯著差異，而差異的方向性卻有不一致的情形，則容待後續討論部份，再作進一步的詳討。

二、畫人測驗指標表現之區別分析結果

本研究將量表所有量尺皆轉換成等距量尺，以每組35位受試者的分數進行區別分析，因考慮「人物像的位置」、「線條的力道感」、「線條的質地」三項指標難以轉換為等距量尺，不方便投入研究分析，因此本研究區別分析之進行不包括此三項指標之考驗，合計共以74項指標進行區別分析之考驗。其中因「側身像」、「眼睛/哭的」兩項指標在進行分析時，無法符合考驗的容忍度，因此系統自動將其剔除，以72項進行考驗。區別分析的結果有一個區別函數達 $P <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畫人測驗的72項指標可以有效區分受性虐與未受性虐兩組。另外，形心距表示兩組區別分數的組平均數，兩組距心距離越大，表示此區別函數越能有效區辨兩組。表三顯示根據72項指標形成的差異結構對性受虐與未受性虐兩組進行區別分析的分類結果，分類的正確率達96.19%，如表四所示。

表三 性受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72項指標的區別函數顯著性考驗及兩組之形心距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相關	Wilks' Lambda (Λ)	χ^2 (72)
1	3.3823	.8785	.2282	98.99*
	組 別		形 心	
	性受虐		2.567	
	未受性虐		-1.288	

* $P < .05$

表四 性受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72項指標上之正確區分率

實際組別	預 測 組 別		合計
	性受虐組	未受性虐組	
性受虐組	34(97.1%)	1(2.9%)	35
未受性虐組	3(4.3%)	67(95.7%)	70
正確區分率	$(34 + 67) \div 105 = 96.19\%$		

然而，研究者進一步欲探討哪些指標在區別函數中是最具影響力的。因此研究者參考Grobstein (1996) 根據Huberty之區別分析逐步刪除法程式，首先選取差異結果F值大於1之變項，因此F值小於1者將被刪除。逐步刪除的結果有20項指標被選取，其區別函數顯著性考驗及形心距結果，如表五，正確區分率結果，如表六。

表五 性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 20 項指標的區別函數顯著性考驗及兩組之形心距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相關	Wilks' Lambda (Λ)	χ (20)
1	.8554	.6790	.5390	57.49**
	組 別		形 心	
	性受虐		1.295	
	未受性虐		-.6477	

**P<.01

表六 性受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 20 項指標上之正確區分率

實際組別	預 測 組 別		合計
	性受虐組	未受性虐組	
性受虐組	21(60.0%)	14(40.0%)	35
未受性虐組	2(2.9%)	68(97.1%)	70
正確區分率	(21 + 68) ÷ 105 = 84.76%		

由表五、表六得知，刪除後之 20 項指標區別分析的結果，亦有一個區別函數達顯著，正確區分率仍高達 84.76%。這代表以 20 項指標進行區別分析的結果，仍有 84.76% 正確分類的結果，僅比以 72 項之正確區分率 96.19% 略少 11.43%，意指僅以這 20 項指標來考驗即可達至頗高之正確區分率。

再者，進一步找出這 20 個指標中最具影響力之指標，因此篩選結構相關最高的 10 個指標，即結構相關大於 .20 以上進行區別分析，結果如表七所示，正確區分率結果，如表八。

表七 性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 10 項指標的區別函數顯著性考驗及兩組之形心距

區別函數	特徵值	典型相關	Wilks' Lambda (Λ)	χ (10)
1	.4302	.5485	.6992	35.07**
	組 別		形 心	
	性受虐		.9187	
	未受性虐		-.4594	

**P<.01

表八 性受虐與未受性虐組在畫人測驗 10 項指標上之正確區分率

實際組別	預 測 組 別		合計
	性受虐組	未受性虐組	
性受虐組	18(51.4%)	17(48.6%)	35
未受性虐組	5(7.1%)	65(92.9%)	70
正確區分率	(18 + 65) ÷ 105 = 79.05%		

討 論

根據上述類別及等距變項之研究結果得知，性受虐組在指標特徵出現比例顯著多於未受性虐兩組

(對照組 A、B) 的共計 14 項，分別為：人物像的位置 (左上)、粗重的線條力道、堅定的線條、多個人物像、幾何圖狀的人物像、大或特殊的耳朵、強調鼻子、缺漏嘴巴、缺漏頸部、缺漏手部、缺漏手指、軀幹底部未封閉、出現肚臍、缺漏衣服。

這 14 項指標可能的象徵意義反映的心理狀態有：焦慮感、恐懼感、自卑感、防衛、衝動、缺乏控制、不信任感、退化，以及有關性的不適應感等 (Urban, 1983; Jolles, 1983; Hammer, 1981; DiLeo, 1983; Koppitz, 1968)。根據許多學者 (Beitchman, Zucker, Hood, DaCosta, Akman, & Cassavia, 1992; Kendall-Tackett, William & Finkelhor, 1993) 研究指出性虐待兒童受創傷後的心理影響有：恐懼、焦慮、憂鬱、自卑感、不信任感、退化、生氣、敵意、攻擊和有關性的不適應行為產生 (Browne & Finkelhor, 1986)，這些心理影響與指標反映的心理特徵有一致之處。

然而，對於指標象徵意義的解釋，不能僅以一、兩個指標即判定個人的特質，某些情緒指標的出現也可能是正常的反映，因為即使是正常的兒童也可能有緊張、焦慮、不安及衝突等情緒。因此，在詮釋指標之意義時，需注意切勿把指標反映，過度解釋為病態的心理。除此之外，在解釋兒童繪畫時，需參考兒童繪畫能力的發展，並能配合受測者之背景變項，如：性別、年齡、心智發展程度、社經文化背景等，以避免作過度的推論 (Klepsch & Logie, 1982)。

以上所探討的差異指標為性受虐者出現較多比例特徵的解釋意義，由於 Sidun 和 Chase 在 1985 年發展檢核工具時，係根據過去之相關研究所編訂，其檢核工具的假定即性受虐者在檢核工具的指標上，會出現較多比例的特徵。然而，過去研究結果發現此假定並非完全成立，有部份的指標反而未受性虐者出現較多比例的特徵 (Sidun, 1986; Grobstein, 1996)。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部份的原因除了可能來自於仍有未控制的變因所影響之外，最大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工具本身的性質屬於投射測驗，測驗結果容易受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受測者之動機、情緒因素、評分者之主觀因素等，而導致呈現不穩定的結果。因此，投射測驗不若其他客觀式測驗易建立良好之信效度，通常需經過大量的研究歸納結果之後，形成較具可靠性的結果之推論。性虐待之繪畫指標反應的研究亦是如此，對於性虐待個案傾向出現某些指標，累積大量研究形成較多一致性的結果之後，而對於性受虐者常表現之圖畫特徵形成較具可能性之推論。

另外，由逐步區別分析結果得知 (見表七、表八)，最後得 10 項指標，將這十項指標進行區別分析之後，仍有一組區別函數達顯著水準，雖然正確區辨率從原本 72 項的 96.19%，至以 20 項所得的 84.76%，而再降至目前的 79.05%。當然，考慮越多的變項來考驗，則能得到較嚴謹的結果，然而僅以 10 項指標來考驗，遠比以 72 項少 62 項的考驗程式，便仍能得到 60% 以上之正確區辨率，這表示這 10 項指標是較具區辨力，只用這 10 項指標來區辨兩組，即能有 79.05% 正確分類的比率。

而在 10 項指標中，其中有 7 項指標 (依結構相關由高而低) 與前節以卡方或 t 考驗所得之差異顯著的指標有一致之處，分別為：「人物像的大小」、「手指/缺漏」、「圓形物數目」、「腰部區域/肚臍呈現」、「鼻子/強調」、「擦拭的數目」、「嘴巴/缺漏」與前述考驗結果相同。其中「人物像的大小」、「圓形物數目」、「擦拭的數目」三項之區別函數加權值為負，表示其區別分數偏於低分組 (未受性虐組)，且其在指標反應上得分會是較高者，而這與前節研究結果一致，未受性虐者在此三項指標反應比例顯著高於受性虐者。另外四項「手指/缺漏」、「腰部區域/出現肚臍」、「鼻子/強調」、「嘴巴/缺漏」其區別函數加權值為正，則表示在指標反應得分較高者，其區別分數亦較高，因此較偏於受性虐組，這與前述研究結果的方向性一致，代表受性虐者在這四項指標的反應上有較高的得分。而另外有三項「人物像的性別特徵」、「只有頭部」、「擦拭/骨盤區域」與前節以卡方或 t 考驗所得之差異顯著的指標出現不一致的結果，而此產生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採用的統計方法不同之故，卡方及 t 考驗僅考慮到單項指標之間的差異情形，而區別分析則考慮到所有投入指標之間所產生差異結構的問題，因此，區別分析的加入對於探討整體差異結構的訊息較為完整。

在這10項指標中，區別函數係數最大的三項指標為「手指缺漏」、「腰部區域/出現肚臍」、「鼻子/強調」，其區別函數係數皆為.40以上且為正值，其結構相關頗高亦為正值，代表此三項指標對於區別函數的影響力最大，且表示其區別分數得分較高，在指標上有較多的反應。而影響此三項指標顯著的潛在變項，其背後共同構念，研究者認為「手指缺漏」、「鼻子/強調」兩項意指與性的不適應症、無能感有關，而「手指缺漏」、「腰部區域/出現肚臍」與缺乏自信、低自尊感有關，從這些反映的心理特徵來看，對性的不適應、無能感，可能由於缺乏自信、自卑的心理所致。或者是創傷事件直接帶來對於有關性的不適應，間接影響到對自己身體感到有缺陷而產生自卑感。研究者認為這些特徵可能共同源於對性有高焦慮的心理特質，而反映在對性的不適應與自卑感的心理，而此焦慮感的心理特徵亦是常見於受性虐者的心理徵兆中（Finkelhor, D., 1990 & 1993）。

由上述討論，可以發現「手指缺漏」、「鼻子/強調」、「腰部區域/出現肚臍」在區辨出性受虐者是最具區辨力的指標，其中以「手指缺漏」一項，與Chantler, Pelco 與 Mertin (1993) 所得出具有區辨力指標相同。且「手指缺漏」一項與前節結果一致，受性虐組亦顯著反應較多比例的特徵，且與未受性虐兩組差異顯著高達.01的水準，可見「手指缺漏」此項指標具有較強的考驗力，可能「手指缺漏」所反映的心理特質與性受虐者的心理特徵有密切的關係，然而，這其中是何種心理特徵的影響，則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探討。

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的結論獲致如下：

一、性虐待兒童與未受性虐待兒童，在Sidun-Chase畫人測驗部份檢核指標上有顯著差異

(一)性虐待兒童與未受性虐待但有情緒困擾之兒童，在Sidun-Chase畫人測驗部份檢核指標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性虐待兒童出現較多比例的指標，共計有8項指標。其中差異達.01顯著水準的指標僅有「缺漏手指」一項；而差異達至.05顯著水準的指標有「異常粗重的線條」、「多個人物像」、「大或特殊的耳朵」、「強調鼻子」、「缺漏嘴巴」、「缺漏手部」、「出現肚臍」共7項。

(二)性虐待兒童與未受性虐待且適應良好之兒童，在Sidun-Chase畫人測驗部份檢核指標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性虐待兒童出現較多比例的指標，共計有12項指標。差異達.01顯著水準的指標有「人物像的位置/左上」、「多個人物像」、「缺漏頭部」、「缺漏手部」、「缺漏手指」、「軀幹底部未封閉」共6項；而差異達至.05顯著水準的指標有「堅定的線條」、「幾何圖狀的人物像」、「大或特殊的耳朵」、「缺漏嘴巴」、「出現肚臍」、「缺漏衣服」共6項。

二、以Sidun-Chase畫人測驗檢核指標區辨受性虐與未受性虐兩組，正確區分率為96.19%

以逐步刪減法篩選出其中較具有區辨力之10個指標為「人物像的大小」、「缺漏手指」、「圓形物數目」、「人物像的性別特徵」、「出現肚臍」、「強調鼻子」、「擦拭的數目」、「只有頭部」、「缺漏嘴巴」、「擦拭骨盤區域」，其正確區分率為79.05%，其中又以「缺漏手指」、「強調鼻子」、「出現肚臍」三項指標最具區辨力。

綜言之，本研究之Sidun-Chase畫人測驗指標檢核結果經由差異比較以及區別分析兩種不同考驗方式之後，綜合結果得出「缺漏手指」、「出現肚臍」兩項指標是最具考驗力及區辨力。性虐待組在此兩項指標上均顯著比其他兩組未受性虐組出現較高比例的特徵，且在區別分析中是最具區辨力的指標。因此得出「缺漏手指」、「出現肚臍」此兩項指標在本研究所執行的兩項考驗程式中具有最佳的區辨能力，而其中又以「缺漏手指」一項為最佳。而本研究與相同使用Sidun-Chase畫人測驗指標檢

核工具的三項研究 (Sidun, 1986; Chase, 1987; Grobstein, 1996) 中, 共有手指缺漏、手部缺漏、缺漏衣服、異常粗重的線條四項指標曾出現一致性的結果。對於未受性虐待組反而出現較多比例的特徵, 共有 15 項指標。根據研究討論得知, 這些指標大部份與繪畫細節的強調有關, 而此結果是否由於文化不同而對繪畫表現或美感經驗有不同的詮釋所致, 則可留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本研究結果與討論, 對實務工作者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一、對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畫人測驗具有方便實施, 以及兒童可以在畫圖過程中降低防衛, 將情感自然流露之功能。實務工作者可透過繪畫與兒童建立信賴關係, 從兒童的繪畫反映的訊息, 可幫助實務工作者對個案的瞭解, 形成對個案狀況的基本假設與問題概念。

然而, 畫人測驗是一種投射測驗的工具, 在使用與詮釋時最好是受過心理測驗使用之專業訓練, 以免誤用與濫用的結果造成錯誤標籤化個案的心理, 以及過度的解釋個案之心理徵兆。並且, 實務工作者切勿僅憑少數幾個測驗指標的反應作推論, 應配合個案之基本資料, 如: 年齡、性別、智力、家庭背景等, 以及參考其他測驗或觀察、晤談的資料所提供的訊息, 方能對個案狀況有較完整的瞭解。

雖然畫人測驗應用於心理衡鑑之歷史已久, 然而, 仍有許多信效度之爭議 (Motta, 1993)。尤其畫人測驗在性受虐者之研究仍待開展, 須待更多的研究投入, 驗證其區辨指標之信效度, 方能增加對此工具使用之可靠性。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因礙於受性虐個案身份之特殊, 訪談資料難以取得, 因而無法就個案所表現的圖畫指標與個案之心理反映作相互的印證。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能兼採質的訪談分析, 對圖畫指標的心理意義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性虐待個案, 為廣義性虐待定義之類型, 包括亂倫、強暴、猥褻、性騷擾等。因所有性受虐之類型中以亂倫受害者所受的心理影響最嚴重 (Finkelhor, 1990; 陳若璋, 民 84), 因此以亂倫個案為研究對象, 可能在指標特徵上更易得到顯著的結果。並且, 對照組中情緒困擾之受試, 可能伴隨一些精神病症, 建議以其他心理測驗, 更詳細瞭解受試者之心理狀態, 以增加樣本控制之區分度, 以排除混淆變項之干擾。另外, 本研究對象之性別因樣本限制, 故皆為女生。圖畫指標之反應差異可能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能增加男受性虐者樣本。並且本研究樣本人數太少, 建議增加樣本數以及擴大研究區域範圍。

在研究設計方面, 本研究僅以個案的一張人物畫來分析結果, 其訊息可能不夠完整。建議以多種繪畫測驗同時實施, 或以長期追蹤之方式, 定期施行繪畫測驗以收集較多的圖畫資料, 以增加心理表徵意義在圖畫指標之穩定性。

在研究工具方面, 研究者使用本研究工具時, 分別以每個指標單獨考驗, 建議未來研究可發展為量表總分之計分方式, 以增加瞭解整體反應的訊息。並建議未來研究能結合其他心理測驗工具, 以同時效標之方式, 驗證此工具在國內使用之效度情形, 以期能進一步建立國內本土性圖畫特徵指標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參 考 文 獻

- 洪素珍 (民 85): 性受虐者諮商歷程之初探。中原大學: 宇宙光全方位關懷中心研討會。
范瓊方 (民 85): 藝術治療-家庭動力繪畫概論。臺北: 五南出版社。

- 徐蓓蓓 (民 72): 教師個人特質、師生口語互動與學生對教師行為的知覺、學生學業成就之關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孟吟 (民 87): 性虐待兒童在畫人測驗之分析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陳若璋 (民 84): 狼人現形-遠離性騷擾與性暴力。臺北: 性林文化出版社。
- Bardos, A. N. (1993). Human Figure Drawings: Abusing the Abused.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8(3), 177-181.
- Beitchman, J. H., Zucker, K. J., Hood, J. E., DaCosta, G. A., Akman, D., & Cassavia, E. (1992). A review of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 Neglect*, 16, 101-118.
- Bender, L. (1937). Art and therapy in the mental disturbances of children. *Journal Nerv. Ment. Dis.*, 86, 249-263.
- Browne, A., & Finkelhor, D. (1986). Impact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9, 66-77.
- Buck, J. N. (1948). *The House-Tree-Person technique: Revised manual*. Beverly Hill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Buck, J. N. (1981). *The House-Tree-Person technique*.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Burgess, A. W., McCausland, A. W., & Wolbert, W. A. (1981). Children's drawings as indicators of sexual trauma. *Prospectives in Psychiatric Care*, 19, 50-58.
- Chantler, L., Pelco, L., & Mertin, F. (1993). The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using the Louisville Behavior Checklist and human figure drawings.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7, 271-279.
- Chase, D. A. (1987). *An analysis of human figure and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Conte, J. R., & Schuerman, J. R. (1988). The effects of sexual abuse on children: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In G. E. Wyatt and G. J. Powell (Eds.), *Lasting effects of sexual abuse* (pp. 57-170).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Despert, J. L. (1938).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ren*. New York: State Hospitals Press.
- DiLeo, J. H. (1973). *Children's drawings as diagnostic aid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DiLeo, J. H. (1983). *Interpreting children's drawing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Finkelhor, D. (1990). Early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n updat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1, 325-330.
- Finkelhor, D. (1993). Epidemi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linical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7, 67-70.
- Goh, D. S., & Fuller, G. B. (1983). Current practices in the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by school psychologist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12, 240-243.
- Gomes-Schwartz, B. W., Horowitz, J. M., & Sauzier, M. (1985). Severity of emotional distress among sexually abused preschool, school-aged, and adolescent children. *Hospital and Community Psychiatry*, 36, 503-508.
- Goodenough, F. L. (1926).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ce by drawings*. New York: Arno Press.
- Gresham, F. M. (1993). "What's wrong in this picture?" : Response to Motta et al.'s review of human figure drawing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8(3), 182-186.
- Grobstein, G. (1996). *Human figure drawing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sexual abuse*. Unpublished

-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Hammer, E. F. (1981). *The House-Tree-Person (H-T-P) clinical research manual*.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
- Harris, D. B. (1963). *Children's drawings as measures of intellectual matur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 Hibbard, R. A., Roghmann, K., & Hoekelman, R. A. (1987). Genitalia in children's drawings: An association with sexual abuse. *Pediatrics*, 79, 129-137.
- Howe, J. W., Burgess, A. W., & McCormack, A. (1987). Adolescent runaways and their drawings. *Arts and Psychotherapy*, 14, 35-40.
- Johnson, J. H. (1971a). Note on the validity of Machover's indicators of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35, 336-337.
- Johnson, J. H. (1971b). Upper left hand placement of human figure drawings as an indicator of anxie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35, 336-337.
- Jolles, I. (1983). *A catalogue for the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ouse- Tree-Person(H-T-P)*.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Kelley, S. J. (1984). The use of art therapy with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Nursing*, 22, 12-18.
- Kelley, S. J. (1985). Drawings :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for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Pediatric Nursing*, 11, 421-426.
- Kendall-Tackett, K. A., William, L. M., & Finkelhor, D. (1993). Impact of sexual abuse on children: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 164-180.
- Klepsch, M. E., & Logie, L. (1982). *Children draw and t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ive uses of children's human figure drawing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Knoff, H. M. (1993). The utility of Human Figure Drawings in Personality and Intellectual Assessment: Why ask why?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8(3), 191-196.
- Koppitz, E. M. (1968).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children's human figure drawings*. New York: Grune and Stratton.
- MacFarlane, K., & Waterman, J. (1986). *Sexual abuse of young children: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Machover, K. (1949). *Personality projection in the drawing of the human figure*.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Motta, R. W. (1993). The use and abuse of Human Figure Drawing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8(3), 162-169.
- Naglieri, J. A. (1988). *Draw A Person: A quantitative scoring system*. New York: Psychology Corporation.
- Naglieri, J. A. (1993). Human Figure Drawings in Perspective.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8(3), 170-176.
- Naglieri, J. A., McNeish, T. J., & Bardos, A. N. (1991). *Draw A Person: Screening Procedure for Emotional Disturbance*. Austin: ProEd.
- Ogdon, D. P. (1986). *Psychodiagnostics and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 handbook*.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Riordan, R. J. & Verdel, A., C., (1991). Evidence of sexual abuse in children's art products. *School Counselor*, 39(2), 116-121.

- Sidun, N. M. (1986). *Graphic indicators of sexual abuse in adolescent Draw-A-Person tes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llinois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Chicago.
- Sidun, N. M., & Chase, D. A. (1985). *Human figure drawing coding manual and coding sheet*. (Available from Dr. Nancy Sidun, Director of Clinical Training, The Chicago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47 West Polk, Chicago, IL 60657.)
- Silverstein, A. B. & Robinson, H. A. (1956). The representation of orthopedic disability in children's figure drawings.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0*, 333-341.
- Sonnenberg, E. & Venham, L. (1977). Human figure drawing as a measure of the child's response to dental visits. *Journal of Dentistry for Children, 44*, 438-442.
- Sturner, R. A. and Rothbaum, F. (1980). The effect of stress on children's human figure drawing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6*, 324-331.
- Urban, W. H. (1983). *The Draw-A-Person catalogue for interpretive analysis*.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Wohl, A. & Kaufman, B. (1985). *Silent screams and hidden cries*. New York: Brunner/Mazel.
- Wysocki, B. A. & Whitney, E. (1965). Body image of crippled children as seen in Draw-a-Person test behavior.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21*, 499-504.
- Yates, A., Beutler, L. E. & Cargo, M. (1985). Drawings of child victims of inces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9*, 183-189.

收稿日期：2000年5月11日

接受刊登日期：2000年8月3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1, 32(2), 1-18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n Analysis of Human-Figure-Drawings by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MENG-YIN CHEN

Ta-Ton Elementary School

JOSH CHIA HSIN 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xually abused and non-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on Human-Figure-Drawings graphic indicators which was developed by Dr. Sidun and Dr. Chase in 1985.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s:

1.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tend to draw more of following graphic indicators than non-sexually abused but emotionally disturbed group: figures omitted, line pressure/unusually heavy, multiple figures, large or unusual ears, nose emphasized, mouth omitted, hands omitted, and presence of navel.

2.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tend to draw more of following graphic indicators than non-sexually abused and well-adjusted group: placement of figure/upper left quadrant, multiple figures, neck omitted, hands omitted, figures omitted, bottom of torso not closed, geometric figure, large or unusual ears, mouth omitted, presence of navel, and clothing omitted.

3. Sidun-Chase scoring categories were able to correctly differentiate the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from non-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fter the process of list-wise deletion of discriminant analysis, the top three and top ten most powerful predictors are identified.

Based upon the above results, relevant assessment and counseling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were presented.

KEY WORDS: emotionally disturbed, Human Figure Drawings, sexually abused